

据报道,8月29日,四川省攀枝花市西区正金工贸公司肖家湾煤矿发生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截至9月2日10时,已造成44人遇难,还有2人被困井下。

攀枝花矿难 监管责任不可逃避

这起事故是2009年以来全国最大的一起瓦斯事故,又勾起了“矿难”留给国人的惨烈记忆。人们本以为,有了过往无数矿难留下的惨烈教训,人祸引发的巨大悲剧不该再出现了。现在看来,情形仍不容乐观。

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局长杨栋梁日前指出,经初步分析,肖家湾煤矿“安全生产管理极其混乱”,“毫无安全保障可言”,“安全监测监控系统不健全、形同虚设,瓦斯聚积超标仍未有停产撤人”,“安全监管存在漏洞,检查验收把关不严”,“我们在现场指挥,找不到一张图,一会儿这样画,一会儿那样画,不知道井下是个什么样的情况,像个迷宫。”

“极其混乱”“毫无保障可言”“形同虚设”……所有这些严厉的指责,无序的程度,都足以表明肖家湾煤矿其实不只是像个“迷宫”,它更像个蓄谋已久的“盲井”或坟墓,终于无情地吞噬掉了40多名矿工的生命。

在有如置身“盲井”一样的绝望中,让人真正感到悲愤的,却是当地政府的说法。

在“8·29”调查组会议之前,有媒体报道,肖家湾煤矿自2006年以来曾被多次关停。2010年,经过煤矿整合及相关技改扩能,煤矿于次年3月经攀枝花市政府批准进行试运行,并于当年年底获得验收。市政府人士表示,“在每个阶段政府部门都依照法律法规对其进行了安全监管,该停产时停产,该关闭时关闭,在2011年建成后,政府部门也对其进行了严格的验收,直到达标后才予以放行。”

“严格的验收”之下,为何还会出现“以掘代采,乱采滥挖,生产方式落后”等现象;“达标”之后,为何还会出现“安全监测监控系统不健全、形同虚设”等现象?同样是对于安监责任的分析,攀枝花市政府“都依照法律法规对其进行了安全监管”的说法,为何与事故调查组所认定的“安全监管存在漏洞,检查验收把关不严”,大相径庭,形同霄壤?这种状况让人不禁想要追问,肖家湾煤矿这么长时间、几乎公然地无安全生产,当地政府相关部门有无失职渎职?

在无数次矿难的鲜血与悲痛累加之后,有关部门已建立起了强大而繁复的煤矿安监体系,也有了足够的灾难警醒以及应对经验,但是如果处在煤矿安全最重要一环的地方政府监管部门那里,照旧不能承担,依然拒绝履行,所谓的安全生产,恐怕仍然太过遥远。

公众希望事故调查组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对事故责任人,尤其是存在失职渎职的公务人员,依法问责,该追究刑责的也要及时移送司法机关。肖家湾矿难最不可逃避的是地方政府的监管责任。矿难固然有其不可避免性,但地方政府对监管责任的履行与承担,足以避免许多本不该发生的灾难。

四维

近来,一个叫萧宏慈的“神医”又出现在公众的视野中。据《新京报》调查,这位“拍打拉筋”的倡导者,自称结合了道家、佛家和中医的拍打所长,可以“改善各种急性、慢性病症,达到延年益寿”的作用,被信奉者尊称“神医”。

莫让“神医” 败坏了中医的名声

诸多“神医”的出现不是偶然,和当下医疗服务的不尽如人意以及“有病乱投医”的心态有关。但稍微考察一下这些“神医”,不难发现一个共同点:他们都把自己伪装成“中医”大家。这又是为什么呢?

中医文化博大精深,经过数千年的发展,已经深深地扎根在人们的文化脉络之中。因此,用中医的理论更容易打动一部分人群。

但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于,中医本身带有一定的玄学色彩。就中医的起源看,本身就有着所谓的“巫医同源”的说法。虽然,在之后的中医发展过程中,巫术逐步从中医体系中被剥离了出去,但仍不可避免地留存着倚重推理和言语诱导的痕迹。

与此同时,中医的理论基础又主要依据气血阴阳展开,可是气血阴阳的概念又带有很多“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属性,这又决定了中医在看病时,缺乏相对客观的指标。医生的主观感受和言谈的引导就容易产生十分明显的作用。同样是皮肤青紫,甲中医可以说是淤血,乙中医可以说是“痧气”,只要当事的医生能够言之“说圆”即可。“神医”之所以屡屡利用中医能把自己装扮成“神医”,显然是将中医的这一“特点”发挥到了极致。

“神医”现象实际上透视出中医市场的混乱。这提示有关部门,对于中医的门槛要有一个严格的把握,对从业者要有定期的考核,并应严格限制非专业人员对“中医”概念的应用。

在2010年前后,萧宏慈曾在台湾走红,但“台北市府卫生局”就认定萧宏慈不具备医师资格,一些言论违法,对其进行了处罚。但他同样的言行,在北京、上海、成都、深圳、锦州等多地公开开班宣讲,各地有关部门有无反针对性监管处罚?

郑山海

中小小学生减少 推进教育均衡契机

依照教育部公布的数据,2011年我国小学和初中的在校生规模均在减少,其中小学在校生规模比上年减少14.34万,初中则减少212.53万。这是1998年以来义务教育阶段在校生规模的连续14年减少。(9月2日《新京报》)

按理说,学龄人口连年减少,入学的压力应该相应减轻。然而,近年来各地中小学“择校热”非但高温不退,更有愈演愈烈之势。

在校生成减少与择校热升温之间的矛盾,折射当下义务教育资源不均衡的尴尬。

目前我国已全面普及义务教育,从根本上解决了适龄儿童少年“没学上”问题,公众诉求正在从“有学上”向“上好学”转变。近日召开的国务院常

务会议讨论通过了《关于深入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意见》,将推进均衡发展、保障适龄儿童少年接受良好义务教育作为今后一个时期的主要任务。如果说过去受学生基数多、教育底子大的制约,那么中小小学生人数减少,则为我们推进教育均衡提供了很好的契机。

均衡办学标准。2010年,国家启动了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工程。当下,亟待增加财政对农村地区的投入,进一步推动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均衡配置设备、图书、校舍等资源,统一办学标准。

均衡师资力量。教师是教育的第一资源,义务教育均衡化的核心在于回归师资均衡。在优质师资力量有限

的前提下,师资流动不失为一种均衡配置的有效办法。日本就规定,教师每5年必须轮岗,不仅程序规范,还采取学区流动、僻地关照的政策。我们必须通过合理的顶层设计和完善的制度保障,打通师资流动的任督二脉。

均衡教育机会。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就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教育资源不均衡,农民工孩子仍是农民工,形成了社会阶层的固定化、凝固化和职业的世袭化。各地应该将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义务教育纳入当地教育发展规划,一方面降低入学门槛,简化入学手续,提高公办学校接收能力;同时,建立健全以接收随迁子女为主的民办学校的审批、管理和扶持制度,帮助改善办学条件,发挥其拾遗补缺作用。

张枫逸

父子局长受贿被判死缓无期



据报道,宣城市中级人民法院日前依法对宿州市国土资源局原局长张治淮、宿州市国土资源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原局长张冬父子俩涉嫌受贿罪一案作出一审宣判,以受贿罪判处张治淮死刑,缓期两年执行;以受贿罪判处张冬无期徒刑。两人当庭表示上诉。

法院一审查明,张治淮与张冬共同收受他人贿赂共计人民币1741.81万元;张治淮单独收受、索取他人贿赂共计人民币455.1万元;张冬单独收受他人贿赂共计人民币76万元。两人还多次收受他人购物卡、汽车等财物,总计受贿金额超过2000万元。(新华网9月2日)

【点评】

“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在腐败不断呈现出“家庭化”甚至“家族化”特征和趋势的当下,诸如这类“父子共同贪贿、同堂受审”的腐败现象原本并不足为奇。这样的父子局长任职关系,显然严重违背了我国官员任职回避制度。现在的问题是,张治淮、张冬父子之间这种由“直接上下级领导关系”带来的巨大“职务便利”,究竟又是谁创造的,除了父子二人自身,谁还应该对此负责——当地对张治淮父子的任职、对回避制度的实行具有监督管理责任组织部门,是否也应被追究责任? 漫画/慧慧脚 点评/鲁刃

激辩城管的“鼓浪女”为何这么红

这两天,一段题为“鼓浪女激辩城管”的视频在网上引起轰动。现场争执源于女住户陈亚星在围墙上搭盖的花台,被指为违章搭盖,城管、公安等执法人员要求拆除。陈亚星情绪激动地发表数分钟演讲,不断向执法人员发问,稍后执法人员撤走。陈的言论得到许多网友的赞赏。

陈亚星“激辩城管”视频之所以引起轰动,从形式上讲,主要是因为她口才好,具有很强的感染力。从内容上讲,主要是因为她“激辩”的对象是城管,很容易触发人们对城管的“惯性印象”,很容易让人觉得,这是一个摊贩受到城管欺负后发出的愤怒呐喊。同时,她以“钓鱼岛”、“我们家房子(有)100多

年,需要产权证吗”等“兴趣点”提出质问,很容易激发人们的情绪,在公共场合引起共鸣。若是换了一个口才不好也不会煽情的人,不可能形成“激辩”之势,不可能达到如此轰动效果。

其实,在陈亚星“激辩城管”视频中,一些事实和细节被陈激昂雄辩的气势遮蔽了。城管指出陈将物品摆在围墙外搭建的铁架上进行销售,并在门口摆摊占道、无证照经营小吃,违反了厦门市的有关规定。这一点陈亚星是承认的,并安排员工将物品收拾移走,执法人员随后离开。一定程度上说,城管不是被陈亚星“激辩”得理屈词穷后离开,而是在制止了陈违章销售物品、占道经营之后离开,城管的文明、克制值得肯定。

普通公民维护自身权益,像陈亚星那样“激辩”和煽情虽然能够引来围观,产生轰动效应和监督作用,并对公权力形成相当的压力,但维护自身权利,最根本的还是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武器。如陈亚星所居住房子的产权问题,其为此与厦门市国土局打了8年官司,这场官司需要经由严格的法律程序、公正的司法审判,才能做出符合法律规定和社会理性的判断。

陈亚星“激辩城管”可能会“酣畅淋漓”地满足了一些民众的正义感。不过,这终究是一个偶然事件,更像是大家在信息不完整的情况下,看到的一出“维权童话”。大家在网上看了“鼓浪女激辩城管”,欢乐一下子,可以。当真,就不必了。 李端

殴打空姐事件究竟谁在说谎

这一事件的第一波峰,是空姐在微博上发布被殴的照片和事件经过,引起公众关注,纷纷谴责殴人行为,要求严惩殴人者。如果按惯常处理过程,殴人者自食其果、自取其责,也就了事了。

然而,事件却未按正常逻辑演进下去,迅速进入第二波峰。越秀区委宣传部发布调查结果“其家属与空姐发生拉扯,方大国未殴打空姐”。基本推翻了空姐微博上的文字和图片事实。由此让人狐疑,一边是官方机构调查,一边是空姐自述,该信谁?

新华社的介入调查,使事件陡起第三波峰。有文字、有录音,是对第三方乘客非洲青年多班的采访。他说方大国夫妇喝了酒,“酒气很大”,方大国伸手捏住了空姐的手臂,“我不知道是

原本以为“越秀区委常委、武装部政委方大国殴打空姐”事件,如一般事件简单地完成“打人——核査——处理”的过程,然而这一事件却变得像电视剧情节一样,离奇曲折,峰回路转,直把公众看得揪心跌宕,带着“究竟谁在说谎”的悬念期待分解。

不是捏得很重,但我看到了空姐手臂上的伤痕”。这就又基本推翻了越秀区版调查。

也伴随着更多权威机构的介入调查,事件还会有第四波、第五波的曲折。但不论谁的介入,事实真相就在那里,最终有澄澈的那一天。但是,当调查各方的结论不一致甚至完全相反时,就必须有一方乃至多方公信力的极大流失。 乔子鲲

事实上,公众在看波折大戏的同时,也会形成自己的事实真相判断。从空姐发布的图片看,这是最有力的被殴证据。从乘客多班的叙述看,其所处的第三立场,使其叙述更可信。从此前发生的诸多具体事件看,越秀区版真相难以印证事实逻辑,比如当晚受理报警的派出所先比方大国的夫人放了,留下了方大国和当事空姐,如果是方夫人殴空姐,怎么派出所又把方大国作为了当事人?

当事双方已经和解,但显然这起事件已经不是双方的私事。如果方大国的确殴打空姐,那么严惩他,最终只是他的信誉形象不佳,但如果有关机构掩盖下去,那后果可能会更严重。不论是谁,坦诚地面对真相,这是最大的负责。 乔子鲲

8月20日,海南省白沙黎族自治县政府常务会议讨论决定,给予该县南开乡中心学校和阜龙乡中心学校两名违反计划生育政策、超生第三胎子女的教师开除公职处分,并称“二人无视党纪国策,丧失了党性原则,在群众中造成了很坏影响”。(9月2日《中国青年报》)

有钱就能超生 是制度漏洞

为人师表,却带头超生,知法犯法,依法严惩实属咎由自取。然而,这样的处罚却引来坊间一片哗然。“富人不怕罚,穷人没得罚,这两名老师师倒罚”就代表着普遍民意。根据相关规定:对超生者,除了收取社会抚养费外,还要由“单位”进行行政处罚。换句话说,对“单位”人要双重惩罚,对没“单位”的,只要有钱,就能超生。这实在没道理。

其一,罚款数额没道理。对于普通人,几万元的超生成本,可能就会使家庭陷入生存窘境而不得不“自愿守法”,但罚款对富人或名人的利益并不能构成实质影响。去年,国家人口计生委曾在4个城市调查,虽然有高额罚款,但名人、富人超生中仍有10%超生三胎以上。

其二,罚款去向没道理。据统计,去年我国31个内陆省市征收社会抚养费为279亿元,其中富人“贡献最大”。但这笔款项到底去向何方?公众并不清楚。如果将这笔抚养费直接让全国儿童受益,而不是流入暗处,社会质疑也不会如此强烈。

其三,政策执行没道理。收取社会抚养费之目的为一为惩戒,二为警示,但如今顺序颠倒:你超生我罚款,乃至干脆坐等超生然后收钱。当“罚款经济”已然成为一种“创收”手段,违法超生的不合法就穿上了合法外衣,为某些人超生打开了方便之门。而罚款数额一旦成手中的橡皮泥,也必然为腐败留下了空间。

这一顽疾并非不治之症。药方有三。其一,切断财路。将社会抚养费一律纳入国库,一旦相关部门失去支配权限,无利益可图,就失去了“为罚而罚”的滋生土壤。其二,强化考核。考核不能只看罚款多少,而是问少生几个,并有严格问责。其三,完善制度。这是最根本的一条。对无单位超生者,仅仅以罚代惩,就是“刑不上精英”。而“精英”用金钱摆平一切的恶示范,是对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大戕害。因此,迫切需要完善法律法规,用法律惩处手段对“单一收费处罚”进行补充。

比如,建立“黑名单”公示制,接受社会舆论监督,并与企业和个人诚信度挂钩。社会财富占有无法求得公平,但惩罚手段至少要体现公平对等。不能以法律之名裹挟法律,以公平之名损毁公平。遏制超生需要“抓大放小”,擒贼先擒王。如何让有钱人不再享受法外开恩,无法用金钱购买法律尊严?“臭其名”或许是代偿无单位缺陷的最好利器。 晴川

年少时读沈从文,一本薄薄的《从文自传》翻了多遍。沈从文那句“尽管向更远的地方走去”,曾是我的座右铭,让我在异乡不感到那么孤独。作家笔下的“边城”凤凰,也成为我一直向往的去处。

山寨版凤凰 只是一桩生意

多少年过去,沈从文从一名湮没于现代文学史的作家,变成了享誉海内外的文学大家。他的故乡凤凰,也已成为闻名中外的旅游景区。这座曾被遗忘的世外桃源,如今已是人潮涌动,日益喧哗。据悉,为解决日益增多的游客与凤凰古城接待能力不足的矛盾,一座拟投资55亿元、完全模仿古城而建的新镇“烟雨凤凰”将于年内动工。

看到这个消息,就在寻思着,若沈从文先生在世会作何感想?或许是喜忧参半吧。凤凰古城旅游业发展,若百姓能够从中受益,那自然是好事。游客多了,如不注重古城与生态保护,可能给当地可持续发展带来困惑,这又值得担忧。从这点来看,当地通过另造新镇,想在保护与开发中获得相对平衡,出发点应该没错。

只不过,这么做虽可沾凤凰古城的光,却也存在一定风险。作为新建旅游景点,“烟雨凤凰”没有任何历史与人文内涵,缺乏湘西古城的风土人情,能否吸引游客前往,这本身就是个问题。话说游客是来游览沈从文笔下的凤凰,谁会愿意去看一座“山寨”的小镇?这就像参观了深圳锦绣中华,但不能因此夸口去过故宫、长城、兵马俑一样,东西看上去差不多,可赝品终究是赝品。因此,对于这个项目是否可行,当地有必要进行认真论证。

当然,这还得看是谁投资兴建“烟雨凤凰”新镇。从相关情况看,这应是通过市场运作的一个商业项目。倘若如此,那么这其实就是一桩生意。既然如此是一桩生意,就该遵循市场规则,从商业运作的角度加以考量。作为一项投资规模较大的旅游项目,当地应当把握的原则是:谁出资谁受益,谁受益谁承担风险。也就是说,对于企业行为,政府不能过度介入,以免有承担失败风险。

在许多类似项目中,经常可以看到政府忙碌的身影。市场运作固然也离不开政府支持,但政府热情过头,很可能产生各种弊端。例如,有的地方为上马项目而大肆进行土地拆迁,引发拆迁纠纷,有的政府部门为企业穿针引线找银行贷款,结果被企业套牢,产生虚假投资或借贷纠纷;还有的企业投资经营失败,留下烂尾楼、烂账由政府部门擦屁股,也不乏案例。

“烟雨凤凰”是一笔总投资55亿元的生意。期待这个项目能给凤凰县带来新的经济增长点,为当地百姓创造更多就业与创收机会。同时也希望,当地政府更多作为凤凰古城的守护者出现,而不是开发者或破坏者。沈从文笔下的“边城”给多少人带来美好的想象,任何人大概都不会愿意看到一个变味的凤凰。 魏英杰